故事发生在1949年5月5日

这天下着大雨，而且风势猛劲，上海的黄浦江上浊浪滚滚，好像一锅煮开了的水，正在沸腾。北京路口的外滩码头上挤满了人，招商局开往台湾的复兴轮即将启碗(，人们都争先恐后地抢着登船。人群中一对青年男女正拥在一起般殷道别，工程师王宝华是交通大学的高材生，他的未婚妻李玉洁在中西女中教英文。宝华与玉洁自小邻居，一同住在愚园路的梅村里。李家妈妈到王家去串门子，总带着玉洁一起去，王家妈妈便对玉洁说道:“大图 (方言，小孩儿)，叫王家阿哥带你出去买东西吃。”于是宝华便拉着玉洁的手，带她到街口老大房买陈皮梅给她吃。宝华从小就会照顾大因。玉洁对王家阿哥也只有佩服的份，她在学校里解不出的算术难题宝华瞄一眼就知道答案了。还是很小的时候，宝华8岁吧，玉洁才6岁，有一天，两个小人儿蹲在梅村院子里的蔷薇花架下玩儿泥巴。宝华对玉洁说道:“大图，你阿要(方言，要不要) 做我的家子婆(方言，妻子)?”玉洁搓着一双小泥手，笑嘻嘻地答道:“好咯。”两个小人儿都不懂“家子婆”是什么意思，宝华听厨子阿福赶着阿福嫂叫她“家子婆”，而且叫得很亲热宝华与玉洁原本已经订好7月28日结婚的，请帖都写好了，在梅陇镇酒家请喜酒。可是宝华的公司突然决定全部搬到台湾去，宝华挨到最后汽笛都鸣了三声才肯上船，分手前他对玉洁说道:“大因，你等我，我7月一定回来我们结婚。”玉洁在大雨中撑着伞，望着复兴轮开出江口，渐渐消失在烟雨中。天黑了，她还是不肯离去。玉洁脸上雨水和着泪水，湿淋淋的。

那是最后一班从上海开往台湾的轮船。复兴轮有去无回，那条航线骤然中断·.....

四十年后的1989年5月15日，在兰州，这个故事有了新的续篇西北的春天姗姗来迟，校园里的杨柳刚刚才抽条，这天的阳光分外灿烂，风吹在身上也是暖融融的。兰州大学的大礼堂里挤满了学生与教职员，都在听从台湾来的石化专家作专题演讲。演讲精彩，气氛热烈。专家被学生包围了半天，走出大礼堂时，人群中一位白发萧萧的老妇人迎向他蹒跚走来，站在他跟前叫了一声:“王家阿哥!”老妇人看见专家满脸惊愕，说道:“我是大因，你不认得了，刚才我听了他们介绍才认出你来的。”那天晚上在旅馆里，王宝华执着李玉洁的手，两人抢着讲话，一边讲一边哭，又一边笑，讲到天亮，讲到正午。玉洁告诉宝华，他离开后的前几年，每个星期天她都到外滩江边去守望，明知他回不来了，可是她那颗心总被那滚滚而去的江水牵系着，牵到那远处的海角天涯。1957年她来到兰州，一直在兰州大学当一名文书职员。退休至今，已有十年。玉洁幽幽地说道:“你叫我等你，我等你一直等到今天。”说着，玉洁掩面痛哭起来。宝华掏出手帕忙着替玉洁拭泪，握握她的手，拍拍她的背，抚着她那一头颤动的白发叫道:“大因，大因一”他告诉她，他在台湾，朝朝幕暮，没有一天不思念她他也为她守身守到如今，还没娶妻。她替他织的那条枣红色围巾，他一直带在身边，年年拿出来围在脖子上，直到围巾磨穿了一个大洞，还珍藏在箱底，舍不得丢弃。这几年，台湾开放探亲，他来过内地不下十几次，到处寻找她，走遍大江南北，远到黑龙江去。总算天可怜见，让他们两人在兰州不期相逢。玉洁听着愈哭愈厉害，停不下来，宝华急得直摇她的肩膀，哄着她说道:“大因，莫哭了，你听着，我们马上结婚，阿哥讨你做家子婆，阿好?”玉洁抬起头，泪眼模糊地望着宝华，半响，突然噗嗤一声破涕为笑，指着宝华说道:“阿哥，你看你，怎么搞的，头发掉得一根也不剩了?”宝华怔了一下，腼腆地摸摸他那光秃秃的脑袋，也跟着不胜唏嘘地笑了起来。

6这年7月28日，王宝华和李玉洁终于完成婚事，喜酒仍旧请在上海梅陇镇酒家，旧日交大及中西的老同学、老同事都来参加，场面热闹感人。这场婚礼，宝华与玉洁两人足足等了四十年。